序

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，故凡贤士大夫皆年有谱而日有记，盖欲以传之后世，垂之无穷也。余从事香山徐雨之先生二十有五年矣，其行事有足述者，岂可湮没不彰？因劝徐君编年谱、日记，徐君笑而诺之。谱成，谨将余所知于徐君者，就其一生成败利钝略述于下。

雨翁年十五离乡井来沪上，越半载弃书人贾，其执事不敢不敬，其与人不敢不忠，兢兢二十年，颇见信于中外。时曾文正、李文忠议兴商埠，岁甲戌，与唐景星诸观察创招商轮船局，仁和、济和保险公司，开平林西煤矿、塘沽种植公司，续办承平、三山银矿。岁丙子，为扩充商局计，独任艰巨，将旗昌金利源汽船全公司买受，由是得与外洋诸公司争衡，中国之龙旗飘扬于英京及利物浦、南洋各岛、檀香山、日本等处者，雨翁之力，亦雨翁生平最得意之事也。又与诸昆季创同文书局，奉旨影印《图书集成》进呈御览，余如广百宋斋铅版书局，贵池、天华、南票、台吉等矿，粤东开平码头公司，香港利远糖榨公司、玻璃公司，烟台缫丝局，虹口伦章造纸公司，上海立顺兴杂货号、元吉绸庄、成号布庄，典当、钱

庄、茶庄、茶栈，或合开、或独创，难以枚举。其间囿于势、限于时，成者七八，不成者二三。开创伊始，虽殚竭经营，集群策群力以从事，往往垂成中止，雨翁则未尝告劳焉。迨癸未秋，法越肇衅，法舰攻闽之马江，我阳武兵船击毙法提督孤拔，法人惭忿，以七兵船扰宁波、吴淞，查禁封口，声言攻高昌庙之制造局，纷纷逃难，雇内地民船值至二三百两一船。上海为中外总枢，以致风声鹤唳，一日数惊，商市奇紧，周转不灵，致败坏几不可收拾，艰难创就尽付东流，他人处之，当不知如何愤懑矣，乃雨翁自书一联云“放宽肚皮袋气，咬定牙根吃亏”，何其达哉！旋奉李文忠奏办关外金矿，岁辛卯，创建平，续办永平，兼热河合办各矿，榆关十载，马瘠仆痡，艰苦备尝。又与沪上西商设业广房产公司。甲午，唐山荐饥，饥民十余万告赈无所，势将流而为匪，雨翁振臂一呼，两月间官商共集三十余万，得以无事。丁戊间，合肥李文忠、仁和王相国先后内召，雨翁因亦南归，未几而有庚子之变，复在粤东开创自来水公司，合股《循环日报》。辛丑，析津平百废具举，雨翁以为当务之急莫急兴商，乃与西商设先农房产公司，以为商务基础，复自设广益房产公司，合股电车公司、种福台垦务公司，以兴市廛。岁壬寅，在上海创景纶中国汗衫厂，粤东香山东岸同益种植橄榄松柴公司，癸卯，同创锦州大凌河天一垦务公司，甲辰，上海合设地丰公司，丙午，设华兴保险，丁未，设华安保险，皆所以振实业而挽回利权者也。

溯雨翁六十年来名场阅历，在上海如捕盗、会捕、洋务、赈务等局，皆厕身其间。甲辰，为众公举任商会协理一年，

此外如丝业公所、茶业公所、商学会、预备立宪会、育才书馆、尚贤堂、青年会、广肇公所、学堂、山庄、医院，凡各局各会之有关公益者，与及从前出洋肄业学生，无役不董其事，或因或创，必视其力之所能及，共襄厥成，是以中外巨商莫不尊亲而钦重焉。又如丙、丁两年，为其五、六两世兄与洋人交接保款失于无限，致赔巨款，其数之大骇人听闻，为通商以来之所无，雨翁宁重名誉，牺牲财产而勿恤，尤为人所难能。在乡里则修风水、浚沟渠，栽树木、围垣墙，筑神社、建乡约，改文塔、设赙会，兴义学、倡平粜，无不经营创办，以堵闾阎。在族则修谱建祠，虽值艰窘，次第举办，不惜也。今则自营菟裘于故乡北山岭，命名竹石山房，有地二十余亩，内则田园庐墓、中西义学并附帛金会、平粜所，又于上海北新泾建敬德堂山庄，可谓豪情达观。其襟怀之磊落、志量之宽大，不辞劳瘁，息息以公益为重，谓非商界之伟人哉！

雨翁今年七十有三，所谓必得其名、必得其寿者欤。兹于暇日复自编辑年谱，并将寓沪六十年以来欧亚见闻各大事笔之于书，兀兀终日，不容少懈，其精神矍铄，诚非常人所能及。欧友有兰能先生者，具有同志，因以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凡有所知，彼此通告，俾底于成。古人云“老当益壮”，宁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于雨翁有焉。爰记崖略如此。宣统二年孟夏之吉古堇孙世馥芸斋甫志于沪北之矮庐。